

紅
閨
春
夢

五
乙
酉



紅
閨
春
夢

中國書店影印

据文艺出版社1936年版影印

红闺春梦

中国书店出版

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三河燕郊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1132 印张：22.15

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 0001-35 000

定价：6.20元

第一回 千里關山欺二豎 六朝金粉擅雙珠

暇日無事，徧閱諸家說部，如西廡還魂、長生琵琶等書，寫得淋漓盡致，無非發揮一個情字。言言合理，洞中人心。古今來多少英雄，總不能於情脫略。即人生五倫之樂，皆可言情。出身事君，魚水之情；居家事親，色笑之情；昆弟聯袂，夢之情；夫婦篤燕好之情；朋友有投贈之情；推之於日月，四時，蟲魚，花鳥，目見之而成色，耳遇之而成聲，皆足怡我性，悅我情。吁！此得乎情之正者也。或不然，秦樓楚館，隨時狹邪；白首爭盟，黃金買笑；間或得一知己，兩兩情濃，生死不易；若者雖非情之正，亦情之鍾也。其餘如朝暮陽台，沉酣雲雨，則謂之淫。所謂情者，非人人共喻之情，惟爾我獨得之情，宜諸口而不能，蘊於心而不泯，刻骨相思，切身痛癢者，斯謂之情。然而非什百庸衆之流，所能夢及；何也？緣情以文生，文以情副。故才人魁首，始識情真；仕女班頭，方臻情妙。或以余言爲誑者，盍觀昔之薛濤工詠，琴操通禪，憐人小小，湖前墓石猶存；不語真真，畫裏香容宛在；何莫非心似珠圓，身同玉潔者哉！寄語多情，可信余言之不謬矣。閑話休提，單言正傳。卻說我朝鼎盛之時，金陵出了兩個名妓，慧珠、洛珠，本係同胞所生，原籍蘇州人氏。卻也是個好出身。他父親姓茹名泰森，娶妻王氏，輩生了慧珠姊妹二人。泰森在蘇州開一藥舖，生意十分茂盛。到了中年，身邊大大餘積了幾文，一時官興頓生，收了藥舖，攜費赴部，捐了個巡檢。不到半年，銓發了廣東河泊所，是第一個好缺。泰森歡喜非常，急急趕回蘇州，帶了妻女赴任去了。不料喜極悲生，一則泰森年過半百，不經勞苦；二則廣東近於煙瘴，到任未交一年，忽然得了個奇疾，一命嗚呼。可憐王氏舉目無親，雖然有點積蓄，泰森一味要好，冀圖拉攏，在日時全數結交人了；只得勉強捱撐，盤了丈夫棺槨，帶了兩個幼女，悲切切，一路歸家。不至一日，已到蘇州。要知世上人，多半是勢利的，泰森赴任時候，他等都十分熱鬧；今日棺槨回家，連弔慰的都少了。王氏擇日將夫安葬已畢，想起自己終是個女流，又無自己親戚可靠，何能眼睜睜的坐吃山空，只得央人將本身住屋，與幾畝薄田賣去，帶了女兒，來投同胞弟王仁。這王仁在金陵開了個果舖，倒也

過得去。誰知福無雙至，禍不單行，秦森到廣東時，王仁已經病故。王仁又無家小，所以無人送信。王氏到了金陵，偏又落空，急得要死。卻也沒法，只得賃了一間房子，在秦淮河邊，暫且住下。終日悲苦，想著丈夫，又想着兄弟，所喜兩個女兒，業已成人，生得十分跳脫，心性又靈巧，尋了些針黹，貼補過活。一日，王氏坐在房內，看着慧珠替人家刺繡，洛珠站在旁邊，一對兒如粉妝玉琢，容光互映。王氏忽然低頭，嘆了口氣，想道：「如此兩個女兒，偏偏他父親早死，將來逐高就低，不知許配個甚麼人家。若此時還在廣東，怕沒有大家子弟，前來爭聘。」又轉想道：「丈夫辛苦半生，未能安享，大不該捐這個窮官去做，把性命都做掉了。到金陵來指望靠着兄弟，那裏想道兄弟又死了三個無腳蟹女流，落魄異鄉，將來不知如何結局。」想到此處，不由得撲簌簌落下淚來。洛珠一眼看見，忙走過，用手伏在王氏肩頭，笑道：「母親好端端的爲何又尋起苦惱來？你看大姐姐，綉的個交頸鴛鴦，比翼雙棲，同活的一般。」慧珠聽得妹子說話，擡起頭來看見王氏淚痕滿面，又聽妹子說「交頸鴛鴦如活的一般」，不覺觸動自己心思，眼圈兒一紅，也流下淚來。洛珠見姊姊又哭了，怔怔的不知何故，自己心裏覺得一酸，也哭起來了。王氏正在悲傷之際，又見兩個女兒如此，欲要勸勸他們，無奈喉間悲咽，不能說話，心中愈急，那眼淚愈來得湧，索性放聲大哭。母女三人，正哭得難解難分，卻驚動了隔壁鄰舍宋二娘，走了過來。這宋二娘是個寡婦，專靠做穿媒說事打合過日子，生得伶牙俐齒，女眷們多喜歡他。外面送他個綽號，叫做說不該的宋家。又叫做寡婦嘴。那日聽得王氏家中，哭得驚天動地，怕甚麼事了，忙忙的走過來。一抬頭，見他母女三人，相對而哭。笑道：「咦！奇怪得很！人家無事，說了頑，笑了頑，也有鬧了頑，卻沒有見過你娘兒們，坐在家裏，哭了頑！如果歡喜哭，現在三山街上劉大人家老太太死了，前日找了多少人去舉哀，我把你們舉荐了去，還可以將眼淚換錢用，強如在家白白的把哭多踏蹋掉了。」王氏聽了，忍不住撲嗤的笑了一聲。二珠也笑了起來。一面讓宋二娘坐下。二娘道：「甄奶奶我與你做了幾個月鄰居，不是聽見嘆氣，就聽見哭泣，你們的景況，我也稍知；縱然日夜愁煩，於事何濟？都要想個一定主意，況你家兩個姐兒，要算數一數二的人材，沒事望望，也是歡喜的。」王氏嘆了聲道：「二娘你不問我，我也不說。終日愁苦，就是爲的他兩個寶貝。我今年半百外了，死亦死得值，這般日子，也無甚

貪戀處。所慮他姊妹兩個，又未曾許配人家，不怕你笑，高門大族，是不要我們家女兒的；過於不成個人家，我又不忍草草了結他們終身。」二珠聽見說到他們身上，託故進房去了。二娘點點頭，把王氏看了一眼，迷迷笑道：「我倒有個從權的法兒，只怕你老人家不願意。」王氏道：「說也何妨？大家商量商量。」二娘把自己座頭挪了一挪，靠着王氏肩下，低低的笑着說道：「若論這句話，我也不該說，承你老人家意思，一定問我，好比粉牌上寫字，抹掉了重來。」王氏笑道：「正文一句沒有說，倒囉囉嚇嚇的，講了一起的閑話，真真不愧了那個混名兒。」二娘道：「好歹你要我說的說錯了，你不能怪我。我走過多少大家小戶，好的醜的，都比不上你家兩位姐兒。以現在時勢而論，你不要怪，舊家是不願與你結親；若是將就些，不獨你不肯，就是我也可惜。你兩位姐兒的人品，這些話，還是後文。目下的日子，我見你們很不容易支持，單靠做針黹，一日到晚，不過那幾個錢，終非長久之計。你家姐兒，既生成這樣好相貌，不如從個先生學學彈唱，一二年中，傳說開去，引動了一班大老官，要一千是一千，要一萬是一萬，好在陪人談談唱唱，又不做那些沒行止的事。南京城裏，是這般邪氣，越是如此，聲名越重；或者碰着了合式的王孫公子，郎才女貌，一樣做個平頭親兒，將你接了去，後半世不愁了。你家姐兒，將來做太太做夫人，多料不定。況且你們是異鄉人，沒有人知道底子的，後來衣錦還鄉，一牀錦被，蓋得密密的，那裏有人曉得？還有句說話，你老人家可曉得？如今世上的人，是笑窮不笑賤的；這是我一團好意，不要認做唐突你老人家。」王氏搖搖頭道：「我雖非名門大族，也是個清白人家；亡夫在日，也做過小官，豈不被人說我們窮的志氣都失了，倒不如餓死了，還算乾乾淨淨的。」二娘聽了，冷笑一聲道：「我說你不願意，又逼着我說，倒教我沒趣。」說着，訕訕的走了出去。王氏只說聲：「好走。」將門關上，母女三人，吃了晚飯，收拾已畢，忽聽得窗外淅淅瀝瀝的下起雨來。王氏點了燈去看門戶，見竈下柴一根也沒得，再看米，也只够一日吃。心中好不煩惱。偏生一天又落起雨來，進房對二珠道：「前口那針黹上錢，可有沒付過的？」二珠道：「連下月的都付完了。」王氏道：「這便怎處？柴米兩樣，一時俱沒了，又無處挪借，就是這幾件衣服，已近深秋，天氣一日冷似一日，萬萬脫不下來。這個日子，怎麼挨得下去？適纔宋家裏的話，未嘗無理。想一想，我們如今，除了這着，也沒有別的路走。最難

是面光光的，怎樣轉得過來？我做娘的，斷不能逼你們幹這件事。」說罷，深深的嘆了一口氣，掉了幾點淚來。慧珠道：「宋二娘的話，我也聽着的；雖然不近情理，卻是爲我們的話。女兒們不懂得甚麼，母親是有年紀的人，且將二娘的話，斟酌斟酌，可行則行，不可行就罷。難道母親還給苦女兒們吃麼？」王氏聽女兒話已活動，心中歡喜。次日，到宋二娘家，不好陡然開口，只得先託他借貸。二娘卻說了多少難字。王氏明知他不行，隨後慢慢引到昨日話上來，託他找個先生，卻暫時沒得束脩送的，并允定二娘日後重重酬謝。二娘拍手道：「我說你老人家鄉下人吃橄欖，回了味了！這件事，卻容易。斜對門有位郭先生，他名字叫個郭桓，是你們蘇州人，先前倒是個大嫖客，如今玩完了，教幾個女孩子，很過得去。人是極好的，他本是個大處出身，只要學生合式，不講究錢鈔的。而且一肚子好筆墨，本地人都不肯把他當教師看待。明日我去說聲就是了。他有幾個女學生，都是我說進去的。」王氏謝了又謝，方回家來。果然二娘對郭先生一說即行。次日將二珠帶去，見了先生。郭桓看他姊妹，大有出息，十分願意，連束脩都不要，言定日後一起酬師。王氏格外歡喜。從此每日二珠早去晚回，間有缺乏，二娘反倒肯代王氏挪借點兒。一則二珠心地靈巧，加以郭桓盡力教導，不到半年，二珠聲名，大半城皆知。兼之二娘逢人說項，稱贊得天上人間，有一無二。有幾個慕名來的，先走了二娘的路，方許見面。二娘又把二珠聲價，說得重重的，這些人見了面，果然名不虛傳，倒也情願，竟以一見爲榮。王氏身邊，年來很聚了若干。在桃葉渡口，買了一所大大房子，門前有一片空地，連二娘多接過來同住。煩他各事幫襯，倒也相安。慧珠今年長成十九歲了，生得面豔芙蓉，腰柔楊柳，兼之琴棋書畫，件件皆精，說不出那一種秀潔的丰神，令人見之可愛可敬，卻性喜簡默，不輕易與人一言。洛珠比慧珠小一歲，生得肌豐似玉，骨重如金，於筆墨上，卻不甚留意，音律絃索，獨步金陵。又蕩然春風，令人喜悅。每到興酣時，隨口談諧，總成妙謔。他們同學時，有兩個女孩子，一名蔣小鳳，本地人；一名趙小憐，蘇州人，皆是色藝絕佳，與二珠甚爲契合。小鳳到揚州去了，小憐回蘇州去了。外面有一句口號道：「要看美人圖，金陵看二珠，要看真活寶，世上有二小。」一時公子王孫，騷人詞客，或接心交，或聯密友，車馬填門，無時得暇。這二珠的聲名，越傳越廣，卻引動了一位多情義的才子，做出了許多絕頂的事來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。

分解。

第二回 偕友尋芳桃葉渡 論詩共醉菊花天

卻說金陵城內，有一位致仕的鄉宦，姓祝，名封，字頌三，本是巨族，由科第出身，做過一任山東按察使。因與上司不合，告病回家。夫人江氏，是現任兵部尚書江丙謙的胞妹。膝前一子一女，公子十九歲，取名登雲，字伯青；小姐十八歲，名瓊珍，小字璠君，皆生得如花解語，比玉生香。伯青十七歲上，已入泮宮，是一名飽學秀才，合城盡知。因為祝公有此佳兒，必謀佳婦，不肯草草結姻，所以伯青年已弱冠，尚未有室。生成是一個豪邁任性的人，全不以仕進爲念，一味看山玩水，嘯月吟風。嘗說道：『人生百年，如駒光過隙，最難者是少年時候，譬如人過到一百歲，是爲上壽；十歲以內，孩提無知，不能算的；十歲以外，至二十以外，正是少年，至多不過二十年。除此則中年占去二三十年，晚年又占去二三十年，合之，百歲光陰，最妙者是少年，而最短者，亦是少年。古人云：『人生難得是青春，』語真不謬。何況天生我輩，稍有才貌，更不可忽此少年，以負天公獨厚之意。若說到功名二字，三十而外，謀之未爲晚也。』祝公亦偶有所聞，心中卻不願意。無如兒子天性若此，更兼膝前只有一子，卻也無可如何。又知道兒子胸襟，是曠達的，平時識見，迥不狃人，斷不肯糟蹋自己。好在已入了學，也不算白衣人了。想他都該有一定成見，牢不可破，索性裝點癡聾，隨他去了。所以伯青格外瀟灑自如，由得自己。他卻克盡爲子之道，凡事稟明而行。祝公夫婦，無有不依的。平生有兩個好友：一個姓陳，名眉壽，字小儒，浙江人，他父親做過江寧知府，現在寄寓金陵，是前兩科的舉人，比伯青長三歲，娶妻方氏，一個姓王，名蘭，字者香，與伯青同學，小一歲，聘的是現任通政司洪鼎才的女兒，尚未過門。都是才高北斗，學富西園，兼之放蕩不羈，全沒有半點執拗氣習，更與伯青臭味相投。祝府住在廣藝街，陳府住在三山街，王者香住在武定橋，相去不甚過遠。不是你來，就是我往，日日相聚。一日，伯青起身，吃過早點，閒步庭前。此時正是深秋天氣，菊花大開，庭內庭外，擺列了百餘種名菊，高高下下，五色繽紛，覺得秋天一片高爽之氣，令人神清體暢。細細的賞玩了一回，高興起來，着服侍的小僮連兒，吩咐廚房，

預備幾樣精致的肴品，意在約陳王二人過來，持螯賞菊。連兒還未轉身，只見管門的祝安進來，說道：「王少爺過來了！」伯青擡頭看時，王蘭已至庭前。伯青忙起身相迎，王蘭笑道：「伯青兄，有此好菊花，卻躲在家裏，一人賞玩，連朋友都不招呼一聲，還要我作不速之客，論理該罰不該罰？」伯青笑道：「你這油嘴，其實可惡！見了面，無論是非曲直，都要硬派人個不是。你幾時見我背着作過樂的麼？我剛要打發人來請你，你等不及，自己攔上門來，反說我不好，可有此情理？」連兒在旁插嘴道：「王少爺不要錯怪了！我家少爺已經吩咐廚房備菜，還要請陳少爺哩！」王蘭搖着頭道：「我不信，你們主僕，是彼此迴護的。」伯青道：「就算我不好，如今請你，可以沒事了。」王蘭對着連兒說：「可去知會廚子，把頂肥大的螃蟹，買他一擔，好好的煮來，不然我吃得不得快，還要不依你家主人。」伯青笑道：「我倒不惜一擔盤，只怕你吃傷了，要去買使君子，那就不妙。」連兒笑嘻嘻的走了。伯青又着祝安去請陳小儒。兩人說說笑笑，少頃，小儒亦到，連兒將桌椅在菊花旁邊排開，主賓三人歡呼暢飲。王蘭道：「伯青，你可知我今日來尋你們何故？」伯青道：「不過來擡白食罷了。」小儒道：「者香這白食出了名，將來只怕是條官銜！」王蘭道：「小儒兄，你不要幫着他，一味刻薄我，只恐我這句話說出來，你就樂的受不得，那時求着我，我也不睬你！」伯青道：「且慢誇口，如果說出來，配我們求你，說不得我同小儒就求你！一求，若是不配，罰你跪在菊花前，做十首菊花詩，纔饒你！」王蘭道：「這也使得。」自己斟了一杯酒，一飲而盡。向小儒道：「你常在外面走動，可知如今南京城內，出了兩名色藝兼優的名妓麼？」小儒道：「頭一句話，就錯了！若論如今妓女，要論貌，還可；若論到才，不過記得幾句唐詩，胡亂寫幾個東西歪的字，就鬩動一方，說是個名妓，者香卻也不俗，何以也以耳代目，真真令我不解！」王蘭聽了，把雙手一揚，在桌上拍了一下道：「何如！我常常說風流儂這四個字，是不能與俗子說的！」小儒道：「我倒不俗，真真你俗入骨髓了！」伯青道：「你們且慢鬩口，者香說完了，大家評一評，還有一說，好在說的是本城，我們去考試他一回，真偽即分。」王蘭道：「伯青兄，還算是解人。」小儒道：「你說罷，我等得不耐煩了！」王蘭道：「日前我同一個學中朋友，閒步湖上，那朋友偶說道：『如今有兩個名妓，叫做翡翠，新落珠，你可瞻仰過麼？』我耳內也聽見有人說過，一時高興，同了這

朋友去。起初我也同你們意思一樣，不過稍通文墨，那裏當得起名妓二字。不料會見二珠，談了片刻，不是我自墮志氣的話，我王者香平時也算個小有名的人，到了他姊妹面前，覺得自形醜陋，非獨內才兼具，而且外貌雙優，令人可敬可愛。偏生此等人，淪落風塵，又覺可惜。一時心中敬愛惜三字，顛倒上下，反一句話說不出來，倒被那洛珠嘲笑一句，說我像個息夫人。我坐了片時，只得走了出來。因想如此名花，豈能獨賞。故來奉邀二位同去。始信小弟之賞識未虛。不料你們反不相信，未免辜負了我的來意。」伯青聽了，不禁站起來道：「者香，你的話是真的。」王蘭將頭扭過一旁道：「我哄你那一樣。」伯青哈哈大笑道：「真是我們辜負你了！罰我先敬一杯。」忙自己斟杯酒，恭恭敬敬送過來道：「明日即去一遊，我在寒舍奉候二位。」小儒道：「我到底不教他騙了去。等明日去過了，我再陪禮不遲。」三人又說笑一回，見日已將暮，進點飲食，各自自散。次日一早，王蘭約陳眉壽同至伯青家，三人吃過午飯，吩咐備馬伺候。命連兒隨着，向桃葉渡來。忽見王蘭指着那邊道：「伯青兄前面就是菰家了。」祝登雲隨着他的指處一望，見遠遠一帶短籬，斜倚着數株疎柳，內中高下，各色名菊，開得正好。隱約見兩扇朱扉，半開半合。伯青敲着腳道：「果然不俗，吾見其居，如見其人矣！」小儒也點頭歎賞。說着，到了籬邊，早有伺候的人，過來接了馬，向裏面道：「有貴客來了！」見門內走出個中年婦人來，就是宋二娘。因王氏不大認識本地人，請二娘一手經理，接得的纔接，接不得的就回他去了，免得纏擾。二娘見了，滿面堆下笑，來道：「原來是祝少老爺，今日是那一陣風兒，送到我們這個小地方來，怪不得喜鵲清早叫到這會兒！」王蘭笑道：「原來是你這個寡嘴家！我昨日到沒有見着你！」二娘笑了笑，讓三人進了朱扉。祝陳二人，是初到，細細打量一番。見門內大大院落，上面一順五間，明窗淨几，院內堆了些怪石，也栽了些菊花。旁邊一條夾道，走過了，又是一個小院落，其中曲曲折折的，卻有好幾間房子。二娘請三人正間坐下，有人送上茶來。伯青四下觀看，盡掛的是名人字畫，無半點塵氛。只覺得一陣香風過處，珮環聲來，見裏面走出兩個人來，慧珠在前，洛珠在後。伯青一眼看見，前一個神清似水，步軟無塵，那一種秀色可餐的態度，令人觀之心曠神怡。後一個比之稍豐，卻生得膚凝玉潔，體弱花嬌，露出一團和藹之氣，令人可親。三人一齊站了起來。二珠並立中堂，盈盈下拜道：「今夕

何夕，得見風雅，愚姊妹三生之幸也。」伯青聽他們出言不俗，尤爲心賞。一面回禮道：「久慕芳名，恨相見之晚，請坐了。」二珠在下首並坐。二娘至外邊張羅去了。王蘭指着慧珠道：「這是慧娘，那是他令妹洛娘。」伯青道：「久仰，敢問二卿，是何雅字？」慧珠道：「小字晚秀，妹子叫柔雲。」小儒道：「不愧不愧。」二珠也問了視。陳二人姓字，見祝登雲骨肉停勻，眉宇開朗，身上穿了幾件素雅衣裳，越顯得亭亭玉立，壓倒羣流。再看陳眉壽，比他們魁梧些，生得朗若朝霞，燦如雲日，自有一種端方大雅的體度。王蘭是見過的，與他們較起來，身材窈窕，體態翩翩，是個清高的氣象。二珠暗暗贊道：「若三人，真絕世佳公子也。」慧珠道：「諸位請內房坐罷。」大衆起身，隨了慧珠，到他自己臥室內，見是三間房子，一隔兩半，一間起坐，陳設整潔，窗前一張小楠木桌子，排列文房四寶。又到內間坐下，直覺蘭麝薰心，不飲自醉。伯青與慧珠說到詩詞，慧珠知道伯青是個有名之士，越發說得辭明義暢，舉止不凡。伯青惟有點頭痛贊而已。慧珠又轉請教，伯青也暢論了一番，彼此格外心許。那邊陳小儒、王蘭同着洛珠說笑，忽見宋二娘走進來，笑着道：「天色不早了，諸位少爺，可能賞個臉兒，在這裏使晚飯罷。但是沒有適口東西，不嫌簡慢，就是了。」伯青道：「初次到此，那有破費你家的？」王蘭道：「那倒不要緊，他家不是俗惡路兒。」二娘道：「好呀，還是王少爺曉得。」說着，上來了數名垂髻小婢，擡開桌椅，兩個老媽媽，在外間一樣一樣，將酒肴傳進裏面。衆人讓小儒上坐，伯青在左，王蘭在右，二珠下面坐了。二娘道：「諸位少爺，隨意多用一鍾，我家姑娘們，是不會勸酒的。」王蘭道：「理會得，不用你照應，你也吃一鍾兒去。」二娘笑嘻嘻的退了去。衆人暢飲深談，無非說些你愛我慕的話。少頃筵終，散坐品茗。見院外一派燈光，各府家人，已掌燈在外伺候。小儒掀起外褂，看了看表道：「快交子初了，我們散罷。」伯青在懷內取出一扎票子，約有十數張，見二娘站在旁邊，交與他手裏道：「不成個意思，再補你罷。」二娘道：「阿呀，原是誠心敬意，請三位少爺的，怎領起賞來？若說不收，又道是我們不承擡舉，改日再請來坐坐罷。」變變腰道了聲謝，方退出去。二珠亦道了謝，衆人起身。慧珠低低向伯青說：「暇時尙祈過我談談。」伯青點頭，彼此橫波一笑。二珠直送到朱扉外始回。三人走過短廊，上了騎，家人掌燈前行。伯青一路猶嘖嘖稱贊慧珠不已。到了分路各散。此後，或伯青約陳、王二人同去，或自己

獨去。有時坐坐卽行，還有時徹夜清談，皆是正正經經，坐懷不亂，連戲言都少的，竟與慧珠成了莫逆。王蘭也與洛珠結了知己。王氏同二娘見女兒與伯青合式，又曉得他是個貴公子，脾氣又好，又肯用錢。陳小儒是不在帳的。王蘭也算是個闊手兒，所以連王氏、二娘，都把他三人當着衣食父母尊敬。時光迅速，轉眼臘盡春回，正是二月天氣，花明柳媚，春色怡人。伯青動了遊湖之興，帶了連兒，一逕向桃葉渡來。到了籬前下騎，伯青是來慣的，不用通報，走進朱扉，早有小婢看見道：『祝少爺來了！』打起門帘，伯青方走到外間，慧珠笑盈盈的迎了出來，邀至裏間道：『今日因何不同他們來？』伯青道：『一時乘興過訪，不及去約他們。』晚秀近日可有慧作麼？慧珠笑道：『前日湖上有近作一首，原等你來改正，再錄到稿本上去。』轉身到外間桌上，取了一張小花箋遞來，遞與伯青接着看道：

湖上春遊二月天，湖光如練柳如眠；有人打槳湖邊去，衝破湖中一抹煙。

伯青看完大贊道：『真似唐、宋名家風韻，佩服佩服！』看到湖上詩，正提起我的話來了。如此春光，不可辜負，我今日特來約你游湖，說個日子，約定了，再去知會。陳、王二人，那一天我們大可在湖上樂一日。』慧珠也高興道：『就是後日清明罷！』正說着，洛珠走了進來道：『好呀！瞞着我，約日子遊湖，到臨時，我會自去的。』伯青笑道：『可能瞞你，我們既約者，香能不約你麼？若當真你自己走了去，者香更歡喜，他難道送上門的買賣反不情願。』洛珠臉一紅，笑着啐了口道：『你今日到晚，姐姐這裏來，也是自家送上門的。』慧珠笑道：『你們只管說，不要扯上我！我是說不過你這張嘴的。』洛珠拍着手道：『罷！罷！還沒有怎樣，倒打折騰臂朝懷裏彎。』三人說笑了一回，伯青在慧珠處吃了飯，方回家去，寫了兩個帖兒，着連兒去請小儒、者香、清明、二珠湖上一遊。二人皆允。定臨時到伯青處會齊。伯青先一日，卽吩咐廚房預備了一席精致的肴饌，又吩咐連兒將茶鑪、竹爐，臨時多要帶去。此日吃了晚飯，在祝公夫婦房內，略坐了一坐，又與瓊珍小姐說了幾句話，纔回書房安歇。次日起身，不多一刻，陳、王二人已至。小儒道：『昨蒙見召，我原想不來，恐又拂了賢弟雅意，想我們遊湖的日子甚多，不拘那一天皆可，何必定在清明這時候，今日湖上遊人必多，反不雅靜，不如平時倒清閒自在。』伯青未及回答，王蘭道：

「罷罷罷！這些迂腐老儒的話，我卻不愛聽。一年只有一個清明，逢場作戲，正是我輩尋樂之處。伯青兄如無此約，我也要來約的，你如果怕事，就請不要去。」小儒笑道：「者香的話，不問人受得住受不住，我又不曾說不去，果然不願去，又來做甚麼呢？我不過防備的話，倒引出你的兜搭來了。」只見連兒來道：「馬已備好了。」三人出門上騎，一路揚鞭奔桃葉渡。將到灘邊，連兒回明：先去湖上看定游船，把酒席送上去，再來請少爺們。伯青點點頭，連兒去了。三人下騎，緩步走進門來。未知去與不去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 樂春遊曲詞聽麗口 行酒令笑罵出深心

卻說：慧珠、洛珠，因伯青約他們清明遊湖，此日清晨起身，梳洗已畢，見伯青等走了進來，二珠笑臉相迎的道：「你們好早呀！」王蘭道：「我們雖早，你們也不遲。」衆人坐了，小婢送上茶來。伯青見慧珠穿了件三鑲藕色珍珠皮外褂，內着葱綠小毛襯衫，繫條淡紅百褶銀鼠裙，微露綠綾窄窄弓鞋，頭上梳個家鄉新式髻子，穿插着幾枝碧桃，戴着月白素嵌棉女帽，愈顯得淡雅如凌波仙子，迥出塵凡。再見洛珠，穿件桃紅嵌雲小毛外褂，內着素綾襯衫，下繫松綠百褶灰鼠裙，白絹高底鞋兒，頭上戴着玄色雜嵌女帽，當門插了一排紅桃花，襯着幾片鮮柳葉兒，覺得膚裏玉映，潤若朝霞。少頃，擺上早點。伯青三人，也吃了些。只見連兒進來道：「船已看定一隻，涼篷子，離此一箭多路，泊在馬頭上。」王蘭道：「我們先走了去罷，幾步路可不用騎牲口，讓他們乘輿去罷。」伯青說：「也好。」向慧珠道：「我們先下船去，你們收拾收拾，隨後同來。」王蘭道：「別的也不用收拾，女眷們第一要緊是小解。像我們是極便當的。」洛珠啐了一口道：「偏你婆婆媽媽的事，照應得清楚，拚着一日不喝茶，我們也是便的。你到底不在行！」說得衆人大笑起來。伯青等先去了，二珠帶了四名小婢，到了河邊下轎。見伯青三人，站在船頭等候。早有水手搭起扶篙，緩緩走過跳板，同進艙中坐下。水手搖開船頭，奔西水關來。衆人見河中遊船，往來甚衆，皆是篷窗大開，男女雜坐，急管繁絃，甚爲熱鬧。連兒將竹爐升起火來，船頭煮茶。少停送上幾碗茶來，大家品着茗。再看兩岸河樓上，倚着無數婦女，老幼不等，有用扇子遮臉，露半面望人的；有手托着腮，凝眸

不語的；有兩三人交頭接耳，談心的。走過處，那婦女們多俯首嘻嘻的，望他們笑；還有岸上遊人，三個一堆，五個一叢，跟他們這隻船走，口中唧唧噥噥，不知議論些甚麼。最怪是一起迎面進城的船，忽然扳過梢來，隨着他們而行。聽得連兒在船頭罵道：「這些雜種，多望着我，想是要招我做女婿，我還不知你家女兒可麻不麻，可禿不禿呢！」引得衆人笑了。伯青忍笑喝住道：「不許多講，我們走得，他們也走得，安知不是同路的，偏你好多嘴！」忽見洛珠向王蘭道：「不好！我覺得臉上有點麻木，像是腫了，你看可是不是？」王蘭道：「這是甚麼話，好好的，怎樣腫起來？」洛珠道：「怕是毒呀！」伯青、小儒大爲詫異，連慧珠都不解，齊說道：「奇，你那裏有毒？」洛珠道：「是眼毒呢！」衆人回味一想，大笑起來。不多時，船出了西水關，只見濃陰密霧，山隱煙嵐，有多少人立在土崗上，放起紙鸞，高高下下，倒也好看，令人心地一暢。命連兒將酒擺在船中，大衆慢慢的小飲，暫且勿提。單言一人，其人係此書中一個要緊的人物，不得不細說一遍。此人姓劉名蘊字仁香，住於城內三山街。他父親劉先達，現任吏部尚書，協理體仁閣事務。先做過外任八省封疆，積聚了宦囊百萬有餘。南京要推他首富。劉蘊今年廿六歲，人品卻也生得清秀，與陳眉壽同科舉，賴着他老子力，進京會試，點了翰林，不到二年，升了山西道監察御史。外貌雖佳，內才卻平平。尤喜修張己富，勢壓鄉鄰。娶妻曹氏，是做戶部侍郎曹大生的小如，倒也標緻；惟性悍戾異常，劉蘊十分畏懼他。在京中買了三個姨娘回來，曹小姐大爲不樂，禁住劉蘊，不許靠一靠兒。他只得背着妻子，在外面挾妓取樂。前年祖母病故，隨着劉先達丁艱回來。如今先達服闋，進京供職。劉蘊不願同去，又告假一年。當初他老子在家，尚不敢公然爲虐。此時只要瞞了妻子，在外面除了挾妓之外，一味穿插衙門，替人討情說事，做那些賺錢的買賣。偏又不肯用錢，雖然是一個富豪公子，比窮人的算盤還打算得精。外邊送他個美名，叫做「狗屎陰的」。劉御史今日，亦因清明，雇了隻船，同他府中一個蜜騙田文海，帶了些二等妓女，出城遊湖。他坐在窗前，東張西望的，看人家婦女。卻說伯青等人，飲了一回酒，船搖到莫愁湖中，日已當午，在柳陰下小泊。一羣水手，登岸坐在樹根下吃飯。小儒道：「我們這啞酒，也無味。久聞柔雲的清歌，是南京第一，何妨請教。況城外的遊人，也少了些。」王蘭拍手道：「好得很！我吹他唱。」在窗前取支笛子，和了和柔雲，卻不過衆人，只得

頓開歌喉，唱了一套遊園，頓挫抑揚，字字中節，覺得流水行雲，一時過住，連那樹上的鳥，吱吱啾啾的也亂鳴起來，唱罷，衆人痛贊了一回。伯青斟了杯酒，送到洛珠面前道：『柔雲辛苦了，請乾此杯！』洛珠起身，也回敬伯青。剛剛送到面前，見上流一隻快船，三支槳，蕩得飛快，轉身不及，一頭碰着涼篷子的尾梢，船身幌了兩幌，豁喇喇一聲，船中器皿，碰折了多少。洛珠未曾立穩，一踏幾乎翻下水去，多虧篷窗擋住。洛珠嚇得面如土色，坐在艙板上，說不出話來。衆人大驚，圍攏來爭問若何。岸上一羣水手，齊跳上船頭，用篙將來船鉤住，罵道：『你這個棺材，寬河大水，卻碰到人家船上來，損壞的東西，是要賠的！』來船水手不肯認錯，兩邊喧嚷不已。洛珠喘口氣道：『我這心尚跳上跳下的，方纔若不是篙子擋住，好歹要吃幾口水的。這來船實在冒失得很！』王蘭笑道：『你起初想便當，茶都不肯吃，這會兒倒要吃水，卻不值得！』洛珠啾了一眼道：『我嚇得要死，你反來取笑人！天有眼睛的，停一會，把你弄下水去，也讓我說笑！』王蘭道：『我歡喜吃茶，不用吃水，不比你不肯吃茶的！』引得衆人盡笑起來。將要發作來船，只見艙中走出一個華服少年來，後面立着數名家丁。那人滿口京腔道：『別要鬧，碰掉了東西，值得甚麼，賠給你們就是了！我船上水手，原不小心，你這船橫躺在河裏，也很不懂事！』又吆喝兩邊水手，不許亂罵。涼篷子上水手，見來人甚闊，不敢開口了。陳小儒起初背着身子，聽得有人說話，掉過臉來。那人拍着手道：『我道是誰，原來是陳年兄！自家人，更鬧得討人笑話！』小儒見是劉蘊，也祇得起身招呼。劉蘊趁勢跨過船來，走進艙中，向衆人作揖。伯青、王蘭回了禮，讓來人上坐。二珠躲避不及，上前請叫了聲。劉蘊笑嘻嘻的，望他們點點頭，回身與祝王二人，彼此通了姓名。伯青纔知道是劉蘊，聞得人說他不是個好人，心中不大願意。因與小儒認識，勉強同他寒暄了幾句。小儒亦不滿意，見他已經走了過來，自己平時是個有涵養的，不便當面冷落他。何以劉蘊也走到這條路上來，先在城內時，看見他們兩個標緻妓女，坐在一處，問明田文海，方知道是甄氏雙珠，他耳中早已聞名，也去過兩次。二娘曉得他不是用錢的人，脾氣又不好，不會招他，用好言支掉了他。今日見了二珠，骨軟筋酥，涎垂不已。出了城，又聽得洛珠唱曲，分外神馳。雖然認得小儒，不好冒冒失失的走過去，想定了主意，囑咐本船水手，趕上他的船，碰他一下，勢必爭鬧，他卻趁機排解，走了過來。吩咐他家人取了一

吊大錢，給水手道：『碰壞你們的東西，我想一吊錢也夠了，給你們自家去買罷。』衆水手歡喜，謝了賞。小儒暗暗稱奇道：『劉蘊平時一錢如命的人，今日爲何闊起來，而且心氣和平，真真難得。』劉蘊向小儒道：『你們今日樂得很，又帶了南京城裏數一數二的紅人兒，小弟無心遇着，這好機會，可不算三生有幸？若不見棄，小弟奉陪談話，否則我即告辭。』口裏說着，身子卻不動。小儒不好回答他，望着祝王二人。伯青道：『我們已是杯盤狼藉之時，怎好有屈仁香兄，改日奉請的爲是。』劉蘊忙道：『這卻何妨？陳年兄是至好，二公雖是初見，然久仰大名，一晤如故的，兄等不見外，小弟擇日還要奉屈諸君，到雞鳴埭，雨花臺各處逛逛，暢遊他一天，我們聚在一處，是難得的。』說罷，哈哈大笑，吩咐他家人道：『你等過船去，將上等酒肴，搬幾樣過來，再請田師爺同來坐坐。你說這邊船上，都是我的至好，不要緊的，再開一桌飯，與那些女相公們吃，打發他們先回去罷。明日到府中領開發。』家人答應着去了。劉蘊對衆人道：『小弟也帶了幾個人，此時見着二珠姊妹，祝他們如糞土，所以不叫他們過船給諸位請安，倒還遮着點醜。』小儒道：『劉年兄賞識，是不錯的，未免太謙了。』少頃，他家人搬過幾色菜來，將桌上殘肴撤去，重新整頓，送上酒來。衆人見他涎着臉不肯走，也不好十分拒絕他，只得讓他上坐。劉蘊執意不行，在小儒對面坐了。忽見一人，走進船來，年約四十上下，生得獐頭鼠目，八字微鬚，穿着一身新豔衣服，裝出斯斯文文的樣子，與衆人見了禮。劉蘊教他在肩下坐了。對衆人道：『這是小弟友人田文海兄，人是極有趣的。』又與他說了衆人姓名，田文海鞠躬道：『滿座皆是貴公子，文海何人，得附驥尾，與我大有榮施。』衆人見他出言俗惡，尤覺可厭，多在鼻子裏哼了聲，似應非應的。二珠一肚子不願意，因劉蘊勢焰熏天，不能得罪的，勉強起身，敬了劉蘊的酒。劉蘊大爲快樂，眯着一雙眼，逗他們說話。慧珠本來不喜多話，洛珠是極口快的，心中卻厭煩他，也冷冷的。劉蘊見滿座不歡，要想個主意樂樂，對小儒道：『小弟有個新鮮令兒，大家何不一行較啞酒熱鬧些。』小儒道：『也好，倒要請教，是何新令。』劉蘊滿滿的吃了一鍾酒道：『是個拆字令，要說一個字，加一小豎成個字，加大豎又成個字，撇掉了，再加二豎，改成一箇字，要前後說得聯絡有趣，又要叶韻，不會說的，以及說錯了，罰酒三杯，說笑話一個，就從我說起。』想了想，向衆人道：『小弟有僭了！』說道：

「一個二字寫中間，加一小豎便成土，加大豎便成干；不是有二分土氣，就有二分沒相干；不如加上二豎，卻是個蛙，在井中把天觀。」

衆人只得說聲：「好！此令倒也新鮮。」劉蘊洋洋得意，斟杯酒送在伯青面前道：「輪到伯青兄說了！」伯青接酒，沒奈何說：「我也是個二字，卻從仁香兄前令上脫胎來的，不免抄襲。」道：

「一個二字寫當中，加大豎便是土，加一小豎便是工；我不用二分土，也不用三分工；不如加上兩豎，把口門兒封。」

劉蘊明知說的自己，也只得隨着衆人道聲好。伯青之下，該慧珠說了，慧珠道：「我不會說，吃酒罷。」一連吃了兩杯。伯青搶着代了一杯。劉蘊道：「有個笑話呢！」慧珠道：「我豈不善說，還有三杯酒代了罷。」劉蘊道：「酒令嚴如軍令，那卻不能！」洛珠接口道：「我代說罷。」劉蘊笑道：「也好！人不笑是不算的。」洛珠也不理他，道：

「秋日桂花大開，一班士子們，聞得有一古寺內，桂樹又大，花又開得多，遠近遊人往來不絕。這些士子們，高興同去賞玩，果然樹可參天，花香撲鼻。內中有一個士子，揀那低處折了一枝聞香，不料和尚大爲發話道：「先生們只許看，不許動手；若你也折，我也折，一日到晚，上萬的人，小寺這幾株樹，早經都折完了！」士子們聽了，動起氣來，把和尚臭罵一頓，氣猶未平，見旁邊一個尿桶，提起來澆了一樹，恨恨的道：「你這禿子，不過留與那些大老官們聞香，好騙他的錢，我與你踏踢掉了，偏不叫你劉仁香，卻叫你留人臭呢！」說得大家狂笑起來。劉蘊好生不悅，反忍下去笑道：「賤名出自美人之口，雖臭猶香，只怕我不配。」卻揆到陳小儒說了，小儒接口道：

「一個日字寫得圓，添一大豎便成圓，添一小豎便成田；我看也不曰由自己，也不曰樂園田；不如添上兩豎，是非曲直在人言。」

衆人齊贊了聲好。輪到田文海說了，文海道：「晚生才疎學淺，不能說，也吃三杯酒，說個笑話罷。」一口氣吃了兩杯，第三杯酒，送到劉蘊面前，捻着鼻子道：「請大老爺代一杯，難道他人有情有義的，代一杯兒，我料你也不